

公路請英
鐵路

公路請英
鐵路

公路請英
鐵路

第一期

综合

何木匠

何木匠住在聖果山麓，雖然已有兩月的光陰，但他所寄望的聖果寺雖是佛城，可也不過五十里路，被敵人拉長了，還是點綴人，就是覺何木匠不在此，就覺得他還不至於不備回去了。

何木匠痛苦着，又哭上僧衣，他在天沒發有別，他以後還有別，現在只有快刀到頭，可以省些

不啻殺人。可是和尚曾被敵人登記報告，要是和人是怎麼辦呢？留着，走出不是，何木匠不平時，只嘆息有七八個，再少一，而且不止一二百，而且不止二三百，就連這萬餘人也去流離爲亡，他工課料，現在也佔了幾個驕驕地方，自然是

無法作工了。何木匠的兩江，都能用江，北這些地，建立起的千，只要那些地，人然而，命上最希望，他也捨不得。院裏的緣和遺失的筆，源心血的結，他忍了，在敵人的手裏，上戰城，此處無時，更來，有條件，危險，時候，和防衛他，本教派通，而破壞人，同樣能，也是經，想盡一切，要派人，何木匠替，老弱有病，也有說有了笑，又看顧到，又準備回，了。

呢，你這本匠，我說
一天老是這樣走，你
不怕街上碰面碰破？
？找個事做做不好麼
？這個人手又少。這
何木匠又火上來。
「我曉你現在多
嫌我，可是我學走，
你又不讓我走，把我
囚在這裏，代你作事
侍人？你別訂了鎖
主意！」說完，他兩
都不看，一眼，仍蹣
的方步去。
和尙臉上現出
一付愁慘樣，嘴巴
一抽，縮好像生氣
，可是，聽完了何木
匠的話，仍能放出笑
來。
「我說木匠，你
錯怪我了，就不說我
們的，很想同和尙得
翻的，再走了，你覺
吃飯時，看見和尙嘴
說，這回他看了些斯
話竟自己走了。何木
匠大覺鬆心。他很想
連大夥，暗暗不是。
門外邊又趕送了一
人，何木匠追著五個
背走出去。
寺門前站著五個
扮，但面孔很生疏，
何木匠從來沒有看見
過，他一出來，和很
五個人的注意，但和
尙笑，終於解釋了和
一個人的疑處，不是問
：「你是寺裏的？」
：「是！」何木匠點
點頭。「請問這裏
一尊像師父？」
連老師父共有四個人
：「啊！不多，這
回客！」「這個不方
便，」日本人在我們
裏已經登記了，總
不容留外人住宿，
要客住，大家都沒有
好結果！
兩個客人交換了
一下眼光，有一個止
要說話，何木匠却搶
先說了。
「不見得今天就
會來查，至少兩個月
了，也不過以後登記
過一次！」這是和尙
突的心聲，他明知和
尙不能成，但他想
何木匠要來這裏，他
想留住他，可是問
外住客不問個究竟
，果然，客人開口了
：「大師父，我們
只在這裏歇一夜，想
來不會有事情發生，
為日本人來了，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社會裏面與一妻多夫的
自己都已認爲這種制度在
關係很合理，而在一夫
一妻制社會里，則實

因爲大多數之事實
都爲不可解釋之謎。

前有一百年以前，三從四
德的教訓支配着中國人
的婦女社會，再無之人格
給女子以地位。今日婦
女兩三次但在今日人格
也不足爲奇。當時法蘭西
女人亦常有一個時期對男
子吊帶落髮，乃絕對在地
上拾起也必須恭恭敬敬地
今天，西方人素然在街上

國歐洲之行客口號上草率
之流行情形已見一斑矣。
法國必將結婚者先遣中
主之王等普皆不滿意是

當古城泛起一圈淡紅色月光時，這是
第一章 夜沉

(王泥)

1
夜的古城，是有點荒涼的，那些街衢，
只有寥寥幾支香的光亮；月華銜了過去，
只看到一支香，簡直看不出牠到本身，
電燈的光線，倒直不起酒杯大小的光澤來。
把銀頭挑起這酒杯大小的小吃店裏，手
下街上擺成一個個大的餐會，像高麗室
下來，活像一條龍蛇，蜿蜒地在街心飛舞，鄉
百貨商店裏，法國巴黎的香水精剛到那兒，燐
皮鮮紅的高幫鞋，年經太太的光顧，發出
誘人的色澤，西藥房的玻璃窗，滿是補力大
露，康復丸，薄荷膏，專門供給那些富貴們服食
底脂，難以返老還童。街上人是這樣多，戴着
黑帽，穿着寶貴衣料的人，提起了腳跟衣服和沙呢混
用時的路上同伴伴著，挺起胸脯的制服先生和工人混

[illegible]

士珍齒科診療所

統治口
專醫齒
鑲補種

杭州 張錦文齒科醫局

腔各科
 牙疾
 拔牙
 無痛
 拔除
 患手
 術均
 具全
 實五
 號
 統治
 療牙
 痛各
 口腔
 各部
 齒科
 恢復
 咀嚼
 補各
 種牙
 病
 地
 址
 缺齒
 牙
 手
 術
 價
 格
 均
 廉
 址
 開
 時
 十一
 號
 上午
 六
 至
 午
 二
 點
 至
 九
 點
 三
 牌
 樓
 五

花柳斯紹伯統一男女花柳聖藥
虛淫毒下疳
醫師
產婦科
女醫師
徐寶定主一二月經不調
婦女白帶
泌尿科
祝民浩專治白濁梅毒
遺精淋症
醫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路土上，很奇
藏著。我們好
這清涼，似乎
以乎不知一
有怎樣的力量

打電話給美籍
轉回美籍女
早睡，睡客
早晨時，後
在睡房裏，小
我有一個小
把我帶出大門
從她這邊，

，凡是居
小說中
前表露，目
的，是小說
，是一人

我知道考特已宣佈
政府新辭，又知道
政務部長是十五
常公報，公報無非
推中，向公眾說，歐
里中，並稱，里
領，或者德倫的來也
已，在德蘭的手掌之中
，爲何德蘭的手掌又把
這些消息公報，這還
理可資人知道，這還
確是來了。

四月五日，這奇
異的一天，是如此
的，說這一天直到
十點三十分。納粹炸
彈不斷地落在奧斯陸
的上空襲擊，但是至
本島與二架五架之
我們聽著大隊的飛
機來臨，可是並沒有
。這又是什麼道理
呢？

還有幾架飛機，
也來往。奧斯
空襲，轟炸機四架
時，終於在八個上等
，無能，們向何處
探，一無所知告訴
們都成了砲口，發生了
什麼幾架飛機，還是相
隔幾架英朗的奧斯陸
如，所有的雷和雷
迫，在九點鐘，我
早已發覺雷去了。

我們到德蘭去領
者說，可是我找
不到局長，只有些
警員，在聽見了外面
所有與外國通訊的
電報和無線電，都
的奧斯陸城，都
切，我們使無法知
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